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清〕鄧漢儀 撰
陸林 王卓華 輯

慎墨堂詩話

一

中華書局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慎墨堂詩話

第一冊

〔清〕鄧漢儀 撰
陸 林 輯
王 卓 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慎墨堂詩話/(清)鄧漢儀撰;陸林,王卓華輯. —北京:
中華書局,2017.3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12414-9

I.慎… II.①鄧…②陸…③王… III.詩話-中國-
清代 IV.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08991 號

責任編輯:許慶江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慎墨堂詩話

(全四冊)

[清]鄧漢儀撰

陸林 王卓華輯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5½印張·8 插頁·1340 千字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228.00 元

ISBN 978-7-101-12414-9

前言

「慎墨堂」是清初鄧漢儀的堂號，《慎墨堂詩話》卻非其著作，而是我與友生王卓華博士從其編選輯評撰寫的有關清人詩歌總集、別集及筆記中，將內容關涉詩學、形式類似詩話的文字輯錄而成的一部新著。

一

鄧漢儀（一六一七—一六八九），字孝威，號舊山，別署舊山農、舊山梅農，晚號鉢叟，郡望南陽。據清初沈龍翔《鄧徵君傳》：「蘇州人，徙家泰州。少穎悟，讀書日記數千言。長，工屬文，十九歲補吳縣博士弟子員」〔一〕的記載，一般認為他是原籍蘇州府吳縣，崇禎八年（一六三五）為吳縣庠生，清初遷居揚州府泰州（今江蘇所轄市）。陳維崧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為鄧漢儀《過嶺集》撰序，云其「序閱閱，則鄧仲華簪組之族，門戶清通；譜邑里，則吳夫差花月之都，山川綺

〔一〕夏荃輯：《海陵文徵》卷十九，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麗」(一)，序言介紹了作者祖籍蘇州，出身世家。只是緊接的兩句「籍雖茂苑，產實吳陵」，以及時人稱其「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二)和「厥世吳國，實產海陵」(三)云云，似乎又是指漢儀出生於泰州(漢為海陵縣，東漢廢，併入東陽，晉復設，唐武德三年改名吳陵，於縣置吳州，七年州廢，仍名海陵，南唐升為泰州治所，明省海陵縣入州，領如皋一縣，屬揚州府轄，清初因之(四))。看來，鄧漢儀可能自父輩開始已經寓居泰州，故云與泰州黃雲「童稚情親」(二/二(五))，為少小之交。因祖籍所在，而回蘇州考諸生，亦曾「讀書吳門之西郊」。回蘇州的具體時間，當始於崇禎四年十五歲時。「予十五遊吳會，稱詩於西郊諸子間」(六)。然居住之地仍為泰州，所著《詩觀》評吳偉業《琵琶行》，漢儀自稱「昔客吳趨，葉聖野過晤論詩」(一/一)，地道的蘇州人，是不會說自己「遊吳會」、「客吳趨」的。拔諸生後參加鄉試，如自述崇禎十二年(一六三

〔一〕陳維崧：《陳檢討四六》卷七《鄧孝威詩集序》，《四庫全書》本。

〔二〕龔鼎孳：《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上《鄧孝威官梅集序》，康熙刻本。

〔三〕張琴：《翩翩鄧子八章章八句》，《慎墨堂詩拾》附錄，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慎墨堂全集》抄本。

〔四〕「道光」《泰州志》卷一《建置沿革》，道光七年刻本。

〔五〕為省減篇幅，本文凡引自《詩觀》初二三集者，一般以簡注方式括注出處，如初集卷一為「一/一」。第一個數字，是表示《詩觀》初集(二集為二，三集為三)；第二個數字，是表示卷數。「二/二」意為《詩觀》二集卷二。

〔六〕鄧漢儀：《申臯盟詩選序》，申涵光《聰山集》卷首，康熙刻本。

九)「己卯，余應試白門」〔一〕。其於崇禎十七年春夏稱離任泰州知州陳素爲師〔二〕，有兩種可能：一是陳任知州時，漢儀曾隨其讀書；一是陳於「壬午充應天同考」〔三〕，即南直隸崇禎十五年鄉試同考官，而此年漢儀參加南京秋闈。《鄧徵君傳》云其「忽以足疾輟試，遂棄去」諸生身份，未必與人清後的時局變化有關。

可以佐證以上推測的，是其《筆記》中所記「吳纘姬孝廉，沉毅負才略。預知登州之變，即移家還海陵。甲申在維揚，與黃中丞家瑞、馬兵憲鳴騶，倡義社，以扁舟邀余共事。余有詩答之……竟不赴其約」。吳纘姬，字璣灘，泰州人。中崇禎二年鄉試。其先以戍籍家登州，清軍犯山東，挾弓持槊，護親出重圍，歸於海陵。人清「嘉遯不仕，甘老丘園，人咸高之」〔四〕。據漢儀筆記，纘姬南明初年曾與淮揚巡撫黃家瑞、揚州知府馬鳴騶在揚州組織義兵抗清。如此際漢儀仍在蘇州，當不會

〔一〕鄧漢儀：《慎墨堂筆記》，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慎墨堂全集》抄本。

〔二〕鄧漢儀《寄贈陳上儀師白門》：「萬里雪銷通曉騎，三春雁盡護居庸。南來書訊邊城少，北望旌旗御闕重」兩聯分別注云「先生自泰復調冀州」、「闖賊陷北京」，可據以考證陳上儀其人和詩歌寫作時間。

〔三〕盛楓《嘉禾徵獻錄》卷三七：「陳素字太淳，號涵白，桐鄉人，崇禎癸酉舉人，甲戌進士，知開州……在事三年，民深德之。丁憂，補泰州，拔陸舜於童子試中。壬午充應天同考，闖賊陷廬州，度不能支，挂冠歸。癸未補冀州，國破不出，自稱天山道人，卒於家。」

〔四〕「雍正」《揚州府志》卷三二《人物·隱逸》，雍正十一年刻本。

「以扁舟」相邀。順治十七年鄒祗謨、王士禎輯《倚聲初集》著錄其為「泰州人，吳縣籍」（卷一《爵里》），應該說是準確無誤的。

一一

鄧漢儀人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順治三年三十歲前（一六一七—一六四六），即青少年的讀書求學階段；一是三十一歲至康熙八年（一六四七—一六六九）五十三歲時，即中年的人幕謀生階段；一是康熙九年至逝世（一六七〇—一六八九），即中老年的編選詩歌階段。以下主要介紹其第二、第三階段的人生經歷。

清初的鄧漢儀，雖不事科舉，卻非隱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濟南長山縣劉孔中任泰州知州，創建吳陵詩社，入社者皆當地青年才俊，「同社數子，披其詞藻，鮮不為刮目，而倍才孝威，時招之讀書芙蓉署」〔一〕。此年，漢儀所撰詩，有《乙酉聞丁漢公登賢書，將從白門入燕，賦此寄贈》、《劉嶧巖師招同丁漢公夜集衙齋，送之北上》等。劉孔中字藥生，號嶧巖，明崇禎三年副榜，順治初避兵江南，豫王聞其賢，奏授內院中書，知泰州，以政最擢潁州道參議，攝廬鳳泗滁和諸

〔一〕方苞：《官梅集序》，清抄本。

路監司，坐誤漕事，落職歸。〔一〕夏荃《退庵筆記》卷六云：「《吳陵國風》八卷，順治四年州牧劉公藥生選刻。公名孔中，濟南長山人，崇禎相劉鴻訓之子。公順治二年任，本朝州有牧自公始，州有詩選亦自公始。《州志·名宦》稱公『創吳陵社課士，刻有《吳陵詩選》』，是也。」漢儀順治四年詩作結集《官梅集》，便是「濟南劉嶧嶠老師鑒定」。丁漢公，名日乾，字謙龍，泰州人，順治二年舉人。鄧漢儀於該年寒梅綻放的冬季，撰詩送其赴京參加新朝禮部春闈，不僅沒有絲毫勸阻之意，相反表示出一絲對「去路指天中……吹子上幽燕」的歎羨。「使君與諸生，併送孝廉船。……共此師弟好，語默無間然」，反映出鄧漢儀自幼在泰州入學，與明末清初的當地知州皆有師生關係的實際情形（故前稱陳素為師，此稱劉孔中為師）；「感師款款語，謂我當着鞭。同生且同學，草處非英賢」，或許也流露出緊步友人後塵，「努力愛歲華」的不甘草處、奮力加鞭的希冀。這在揚州十日的秋墳鬼唱尚不絕於耳，兵燹灰燼且殘熱未熄之際，至少不能說具有明顯的遺民之思。

順治四年夏，合肥龔鼎孳游泰州，鄧漢儀與之交。這是一件決定後者一生走向的大事情。龔鼎孳（一六一五—一六七三），字孝升，號芝麓，清初著名詩人，與吳偉業、錢謙益並稱為江左三大家。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進士，先降李自成，後降清，順治三年以太常寺少卿丁父憂，至順治七年

〔一〕「道光」《濟南府志》卷五五，道光二十年刻本。

(一六五〇)始回京(兩年後官原職)。在順治四年至六年,龔鼎孳漫遊江南,在泰州與小於自己兩歲的鄧漢儀一見如故,多次宴飲觀劇,分韻賦詩。在鄧漢儀順治四年寫作的《官梅集》中,就有八首與龔鼎孳的唱和詩。深秋分手時,鄧撰長詩《送龔孝升奉常游江南》相贈,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羨君年正少,那復遠慕嚴陵釣;羨君名甚高,那復長棲仲蔚蒿」,這是勸慰因服喪期間「歌飲流連,依然如故」^{〔一〕}而遭彈劾的龔鼎孳不要沮喪,不會永遠像嚴子陵、張仲蔚那樣落魄隱居;一是結尾表示「我恨未從君,踏破萬山之青蒼,徒守淮南桂樹終相望」,化用《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山中兮不可久留」^{〔二〕},表達了自己希望追隨龔鼎孳出遊四方而不願幽棲隱居的心曲。此後的兩年間,龔鼎孳主要寓居揚州、南京,鄧漢儀多次於其寓所飲酒賦詩。龔鼎孳順治七年夏季服闕赴京^{〔三〕},次年鄧漢儀入京師,至順治十年春離開京城,順治十一年再次入京,至十三年春離京,先後兩個一年多的時間皆寓居龔府,「余浪遊燕都,客龔芝麓先生家」^{〔四〕}。期間龔鼎孳亦由太常寺少卿升任刑部右侍郎(順治十年四月)、戶部左侍郎(十一年二月)、左都御史(五月)。順

〔一〕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上海：世界書局民國二十六年版，第一七二四頁。

〔二〕 王夫之《楚辭通釋》卷十二解題云：「此篇義盡於招隱，為淮南召致山谷潛伏之士。」

〔三〕 宗元鼎：《芙蓉集》卷七《庚寅夏日送奉常龔孝升先生還朝》，康熙刻本。

〔四〕 鄧漢儀：《定園詩集序》，戴明說《定園詩集》卷首，康熙刻本。

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月，龔鼎孳因執法寬待漢人等事，先後降十一級。十三年四月貶至上林苑，任蕃育署署丞，以部院大臣下放至京郊爲皇宮飼養雞鴨鵝，其心情可想。是年秋季出使廣東，道經江南時，鄧漢儀隨行赴嶺南，次年三月始同歸。「一」鄧漢儀《詩觀》評龔鼎孳詩云：「昔客京師，及過庾嶺，以至萸灣、桃渡之間，僕莫不奉鞭弭以從。」（一／二）說的就是自己跟隨龔鼎孳在京師府邸，以及過大庾嶺往返粵東、返江南後在揚州茱萸灣、南京桃葉渡的詩酒幕賓生涯，可謂踐行了「從君踏破萬山之青蒼」的夙願。友人陸舜在《鄧孝威過嶺詩序》中，曾說到鄧、龔友誼並贊及鄧的人品：「鄧子之與先生，可謂道合忘年、傾倒不近者邪？既先生累官京師，則招鄧子於別署。委蛇退食之暇，即與鄧子吮毫濡墨之會也；憂讒畏譏之日，即與鄧子痛哭流涕之時也。先生未幾而躋崇秩，復未幾而累左遷。一時僚友朝士、門生故吏，趨避聚散之緣，殊有難可道者。鄧子蕭然，一慷慨布衣耳，論交十年，升沉一致，大雅相成，名益海內，可以遠追王、孟，近方陳、董。鄧子有不爲先生重而益以重先生者哉！」（二）後一句對鄧漢儀人品和地位的推崇，是頗有分量的。

〔一〕龔、鄧順治年間的交往，主要參考了鄧曉東《清初清詩選本研究》卷下《清初清詩選家年表》，二〇〇九年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二〕陸舜：《陸吳州集》，清刻本。

此後，龔鼎孳返京，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直至康熙二年始重官左都御史，從此仕途坦順，連任刑、兵、禮部尚書，晚年兩主會試，門生滿天下；「屢招」漢儀，卻被其「以親老爲辭」〔一〕，不再赴京，然彼此友誼至老不衰。《定山堂詩集》約有近六十題詩涉及鄧孝威，雖然有許多是寫於順治年間，但是彼此交往從未間斷。如鄧漢儀評龔詩云：「疇昔之歲，予曾作招隱之書致之合肥，蒙其賦詩寄答，不以僕爲狂誕，固知歸田之志有素也。」〔一／二〕《慎墨堂名家詩品》因序梁清標《使粵詩》而深情回憶「丙申冬日，儀曾陪合肥先生之嶺南，而合肥則從兵革豹虎中，與儀刻燭聯吟，夜分不寐，各著有《過嶺集》。今合肥已逝，……則平津秋閉紅粉樓間，覽斯集者應同泫然矣。」龔鼎孳以明進士遇李（自成）降李、遇清降清，加之狂放不羈、沉溺聲色而爲人詬病。然其爲官「唯盡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二〕；平居惜才愛士，廣交下層賓朋，「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授之」〔三〕，爲清初文學的復興保存了一批人才，對下層文士與新朝的兼容做出了積極努力。

〔一〕鄧勳相：《徵辟始末》，清抄本。

〔二〕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二七《題龔芝麓壽序》，李學穎集評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八〇四頁。

〔三〕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十《龔鼎孳》，咸豐八年刻本。

在第二階段期間，身爲布衣的鄧漢儀雖主要從龔鼎孳游，亦有人他人幕府的行跡。如吳綺曾於順治六年撰《客秣陵送鄧孝威之壽春》五古詩，有句云：「壽春爭戰場，今古具樓櫓。君去得所依，長吟入軍府。」〔一〕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春，鄧漢儀隨戴明說赴汝南道任。戴氏字道默，號巖犖，滄州人，與龔鼎孳爲進士同年，入清官戶部侍郎，順治十年緣事謫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汝南道。漢儀自述云：「憶壬辰歲，余浪遊燕都，客龔芝麓先生家，與巖犖先生邸相對，時時過從。……繼先生以少司農出參宛藩，招余同往」〔二〕；此即《筆記》所謂「戴巖犖自少司農左遷南陽參政，余在幕中。每於夕置酒談讌，夜分不輟。」《詩觀》評戴明說《宛南秋日慰留鄧孝威》曰：「癸巳同公之宛南，結又茅廬以居。秋深忽忽欲別，相視和歌。」〔一／四〕評海寧朱爾邁（字人遠）云：「癸巳冬，校文呂僉事署中，極賞人遠作。」〔二／八〕即此年冬，在浙江杭嚴道呂翕如官署中任文祕〔三〕。順治

〔一〕吳綺：《林蕙堂全集》卷十三《亭皋詩集》，康熙三十九年家刻本。

〔二〕鄧漢儀：《定園詩集序》，戴明說《定園詩集》卷首，康熙刻本。

〔三〕據明代分巡道以按察司副使僉事爲之，清朝前期因之，乾隆十八年裁去。友生裴喆告知：此呂僉事當爲呂翕如，字正始，直隸清苑人，順治十年任浙江杭嚴道，海寧州在其轄下；順治十二年卒於任，見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五《過清苑哭呂正始，是日次大汲》自注。

十一二年間入山西巡撫陳應泰幕〔一〕。康熙四年（一六六五）鄧漢儀入河南汝寧知府金鎮幕，並與其次子敬敷交（二／五金敬敷詩評）。康熙六年至七年（一六六八），客揚州友人吳綺湖州知府幕，曾與之共事《唐詩永》之選〔二〕。「十年彈鋏向天涯」，是以戰國齊人馮諼寄食孟嘗君彈鋏而歌，得孟嘗君厚遇的典故，說明自己中年以來浪跡於當朝名公府邸的幕僚生涯。

三

將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庚戌開始，列為鄧漢儀人生的第三階段，從經歷上來說，是因為母逾

〔一〕鄧漢儀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撰詩《送金公長真陞江寧觀察》之一有云：「芙蓉幕下共瞻荆（始與公訂交陳撫軍幕下），二十年來縞紵情。」此年金鎮由揚州知府升江寧驛傳鹽法道副使兼署鹽運司事，上推二十年，陳姓巡撫只有陳極新（順治十一年至十六年任陝西巡撫）和陳應泰（順治十一年至十二年為山西巡撫，該年十二月至十五年為浙江巡撫）。考漢儀行跡，《詩觀》初集自序云「舟車萬里，北抵燕、并，南遊楚、粵」，即曾從河北赴山西。故當在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間，曾在太原入陳巡撫幕，與金鎮結交。二首聯云「十年彈鋏向天涯，始信平原氣誼賒」，亦說明多年來的浪跡游幕的生活。

〔二〕鄧漢儀：《詩觀》初集卷七宗元鼎詩評。汪超宏先生《吳綺年譜》誤作吳綺「與宗元鼎同選《唐詩永》」。

七十〔一〕，漢儀不再遠遊〔二〕（被迫赴試宏博除外），「惟百里負米」（《詩觀》二集序），以養慈親。來往最多的是揚州，足跡亦時涉南京、如皋（雍正三年前屬泰州），偶及無錫；從事業上來說，是因為奠定其一生詩學地位的《詩觀》此年便進入了正式編選的進程。「僕歷年來浪遊四方，同人以詩惠教者甚衆，藏之笥篋，不敢有遺。庚戌家居寡營，乃發舊篋，取諸同人之詩，略為評次，蓋閱兩寒暑而始竣厥事」（初集凡例）。在《詩觀》中有明確寫於該年十二月的評宗元鼎詩語：「庚戌嘉平，從雉皋雪中歸，因呵凍書此數句。不知考功、儀曹論詩京邸，以僕言為何如？」（一／七，考功指王士祿，儀曹指王士禎），而序成於「壬子季秋望日」即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九月十五日。

從《詩觀》的編刊凡例，可見詩選是得到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的：如初集的資助者為「淮揚當事，主持斯事者，則轉運何公雲壑林、李公星河景麟，明府孫公樹百蕙，功為甚鉅」。何林，宛平籍山陰人，諸生，康熙十年任兩淮都轉鹽運副使；李景麟，陝西韓城人，貢生，康熙七年任兩淮鹽運司海

〔一〕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孟夏，鄧漢儀「時予以家慈八十稱觴事」（《慎墨堂名家詩品》施閏章《愚山詩鈔》序），則其母約生於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

〔二〕鄧漢儀評李攀鱗詩云：「尊君鄴園先生節制兩越，舟泊維揚時，招予以入幕，情禮隆重。予以母老，未之許也。」（二／十）李之芳，字鄴園，康熙十三年任浙江總督，隆重禮聘漢儀入幕，雖未允，亦可見其為當時著名文學幕賓。

州分司運判（年收入：養廉銀二千七百兩、心紅銀二十兩、薪銀六十兩（一））；孫蕙，濟南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任揚州寶應知縣，十一年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後官戶科給事中、福建鄉試主考官，著《笠山詩選》五卷，卷二有《簡鄧孝威》七絕）。二集歷時五年而基本成書，「則以刻資維艱之故，觀察金公長真首任其事，而轉運薛公淄林、何公雲壑、別駕卞公謙之、俞公彙嘉、大令許公石園及太史徐公健庵，皆捐資相助，故克有成」。金公長真指江寧分巡道金鎮，薛公淄林指鹽運同知薛所習，卞公謙之指揚州府管糧通判卞永吉，俞公彙嘉指管河通判俞森，許公石園指儀徵知縣許維祚，徐公健庵指翰林編修徐乾學（時丁憂在籍）。此外，友人的襄助亦是編刊經費來源的重要方面：「捐資最多者，則黃子天濤九河、顧子臨邛九錫、范子獻重廷瓚」（初集凡例）。黃九河，泰州姜堰人；顧九錫，江都人；范廷瓚，如臯人，即都是揚州府人士。不僅《詩觀》初集皆選三人詩，黃、顧之詩仍見二集，可推測他們持續支持著鄧漢儀的選詩事業。事實上，在初集凡例裏，鄧漢儀便已啓事天下「是編行後，即謀二集。鴻章賜教，祈寄泰州寒舍；或寄至揚州新城夾剪橋程子穆倩、大東門外彌陀寺巷華子龍眉宅上；其京師則付汪子蛟門，白門則付周子雪客」。程穆倩是寓居江都的歙縣程邃，華龍眉是江都華袞，汪蛟門是江都汪懋麟（時在京官內閣中書），周雪客是南京周在浚（亮工子）。康熙十三年，即初集問世後兩年，漢儀復選《詩觀》二集，「是編始自甲寅，成於戊午，

〔一〕《重修兩淮鹽法志》卷一三〇《職官門·官制下》，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閱五歲而竣事」(二集凡例)；「初、二兩集，廣搜博採，極廿餘年之精神命脈，成此大部，心力可謂竭矣！」(三集序)然在友人的鼓勵下，康熙二十四年寓廣陵董子祠，開始三集的編選，又歷時五年而三集成，期間忍受著「垂老失偶，孤帳冷衾」的喪妻之痛(一)。三集序撰於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二月，逝世於該年秋季(二)，享年七十三歲。

四

從五十四歲開始的第三階段，鄧漢儀在前期積累的基礎上，耗時二十年編成鉅著《詩觀》初、二、三集；思想感情上亦徹底接受了身處其中的新的時代。尤其是進入康熙朝之後，他對新朝的認識早已擺脫了第二階段的不即不離，而是以平民布衣的身份，努力融入這一偉大的朝代。其編選清詩總集的歷程，與康熙朝前期的重大事件，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以下依次介紹。

康熙八年玄燁親政，次年《詩觀》初集開始動工，康熙十一年深秋書成，自序中體現了普通士

〔一〕孔尚任：《湖海集》卷十一《答鄧孝威》，康熙刻本。

〔二〕袁世碩《孔尚任年譜》云該年「秋天，當孔尚任游歷南京的時候，鄧漢儀便與世長辭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一五頁。

子經歷了巨大史實變局後產生的宏闊的歷史視野：

《十五國名家詩觀》之選成，予反覆讀之，作而歎曰：嗟乎！此真一代之書也已。當夫前朝末葉，銅馬縱橫，中原盡為荆榛，黎庶悉遭虜戮。於是乎神京不守，而廟社遂移，有志之士為之哀板蕩、痛化離焉，此其時之一變。繼而狂寇鼠竄於秦中，列鎮鴟張於淮甸，馴至甌閩黔蜀之間，兵戈罔靖而烽燧時聞，此其時為再變。若乃乾坤肇造，版宇咸歸，使仕者得委蛇結綬於清時，而農人亦秉耒耕田，相與歌太平而詠勤苦，此其時又為一變。……予才萬不逮吳公子，而幸值鼎新之運，俾草茅跼伏之士優遊鉛槧，以勿負歲時，亦一樂也。而今天子且博學好古，進諸文學侍從之臣，臨軒賦詩，以繼夫柏梁、昆明之盛事。

「柏梁、昆明之盛事」，分別指始於漢武帝的君臣宴歌聯句賦詩的柏梁體和唐中宗駕臨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倡和。序者從明末清初的種種戰亂，到康熙元年南明永曆帝的失敗，看到在新朝的統治下，逐漸兵戈靖而烽燧熄，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統一安定的人心向背大趨勢，慶幸自己能够趕上「鼎新之運，俾草茅跼伏之士優遊鉛槧」的好時光，以此為樂。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吳三桂舉兵雲南，肇始三藩之亂；次年二月取常德、澧州、長沙、岳州。「滇閩叛亂，東南震驚，揚人多惑易擾，訛言道聽，家室朋奔，城門夜開，填衢泣路」^{〔一〕}，此即其友

〔一〕汪懋麟：《百尺梧桐閣文集》卷二《贈揚州知府金公序》，康熙刻本。